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8)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8)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ISBN 7-81029-449-0

I. 外…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8.5万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全卷25本 总定价: 125.00元

(每本5.00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仁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象棋的故事.....	茨威格 (1)
变形记	卡夫卡 (65)

象棋的故事

茨威格

一艘定于午夜时分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的远洋客轮上，正呈现着解缆起航前惯有的繁忙景象。岸上来送客的人挤来挤去给远航的朋友送行；电报局的投递员歪戴制帽，在各个休息室里大声呼喊着重客的姓名；有人拿着行李和鲜花匆匆而过，孩子们好奇地沿着梯子上下奔忙，而在甲板上演出的船上乐队一直不停地在演奏着。我和我的朋友避开这吵吵嚷嚷拥挤不堪的人群，站在供散步用的甲板上聊天。忽然，在我们近旁，镁光灯闪了两三下：大概在旅客中有什么名人，记者在起航前最后一刻还赶来采访，给他拍照。我的朋友向那边看了一眼，微笑着说：

“您这船上可有个罕见的怪物——琴多维奇。”

我听了他这句话，脸上显然露出一副相当莫名其妙的神情，他就接着解释了几句。

“米尔柯·琴多维奇，世界象棋冠军，他刚在一连串的比赛里从东到西征服了整个美国，现在乘船到阿根廷去夺取新的胜利。”

他一说，我果然想起了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以及他平步青云、一举成名的一些细节。我的朋友读报纸比我仔细，他说了好些关于此人的轶事趣闻，作为补充。

大约一年以前，琴多维奇一下子就成功地进入了棋坛名手阿廖辛、卡帕布兰卡、塔尔塔柯威尔、拉斯克、波哥留勃夫^①的行列。自从1922年纽约循环赛上7岁神童雷舍夫斯基^②初露头角以来，一个默默无闻的新手闯入棋坛群星的光荣队伍，还从来没有引起过这么大的轰动。因为琴多维奇的智力根本没有预示他会有如此灿烂的前程。不久，就透露出一个秘密：这位世界冠军无论用哪一种文字书写，哪怕只写一句话，也不能不出错，而且，像他恼怒的对手之一所刻薄地指出的，“他在任何领域都惊人地无知。”

他父亲是多瑙河上一名极其贫苦的南斯拉夫族的船夫，他的小船一天夜里被一艘运粮食的货船撞沉了。父亲死后，他们那个偏僻小村子的神父出于怜悯之心，收养了这个12岁的孤儿。这位好心的神父千方百计地在家给这个前额宽阔、不爱说话、有点迟钝的孩子补课，想教给他那些他在乡村学校里没能学会的知识。

但是神父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米尔柯直愣愣地瞪着字母，虽说都已经给他解释了上百次，他还是觉得非常陌生；课堂上讲解的最简单的东西，他那迟钝的脑子也记不住。14岁上，他还扳着指头算数。都已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了，读书看报还特别费劲。但是，不能说米尔柯脾气乖僻或者犟头倔脑。吩咐他干啥他就乖乖地干啥：担水、劈柴、下地干活、收拾厨房。他办事可靠，托付他的事情，他一定完成，尽管慢得叫人生气。但是最使好心的神父恼火的，却是这个冥顽不灵的少年对世上的一切全都漠不关心。要是没有人特意要他干啥，他就整天什么也不干。他从来不提问题，从来不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只要不明确告诉他该做什么活，

他是从来不给自己找活儿干的。做完家务事以后，米尔柯就坐在屋里发呆，两只眼睛茫然无神，活像在草地上吃草的绵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无动于衷，每天晚上，神父吸着乡下长烟袋，总要和警察局的巡官下三盘象棋，这个淡黄头发的小伙子老是一声不吭地蹲在旁边，低垂着沉重的眼皮，似睡非睡地、漫不经心地看着画有格子的棋盘。

一个冬天的晚上，两个朋友正沉湎于他们日常的棋戏中，这时从街上传来了雪橇的铃声。一辆雪橇沿着村街飞快地驶近，越来越快。一个农民戴着满是雪花的帽子急急忙忙地跑进屋来，恳求神父尽快地去给他垂危的母亲举行临终涂油礼。神父毫不迟疑，立即跟他走了。这时，巡官还没喝完他杯里的啤酒。他又点燃了一袋烟，准备回家。他正在穿高统毛皮靴的时候，忽然发现，米尔柯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上那副未下完的残局。

“怎么，你想下完这盘棋吗？”巡官开玩笑地问道。他完全相信，这个瞌睡懵懂的孩子甚至连棋子怎么走法也不知道。孩子怯生生地抬头看了看他，然后点点头，坐到神父的位子上。走了14步棋，巡官被杀败了，而且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决不是什么偶然失误的结果。第二盘的结局也是这样。

“巴兰的驴子说话了！”^⑧神父回家以后惊奇得叫了起来。他向不大熟悉圣经的巡官解释，早在两千年前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奇迹，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突然说起话来，话里充满了智慧。神父不顾时间已晚，抵挡不住心里的诱惑，硬要同他半文盲的学生杀上一盘。米尔柯同样轻而易举地赢了他。米尔柯下得缓慢、顽强、坚定不移，他那前额宽阔的脑袋始

终不从棋盘上抬起来。但他下棋下得很稳，毫无破绽。以后接连几天，无论神父还是巡官都没有能胜过他一盘。神父比谁都更了解他的这个弟子在其他方面智力是何等低下，现在他可真想知道：这种单方面的古怪的天才能不能经受得起更加严峻的考验。他让乡村理发师把米尔柯浅黄色的蓬乱头发修剪一番，把他打扮得稍微像样一点，然后便用雪橇把他带到邻近的小城里。神父知道，该城主要广场的咖啡馆里经常聚集着当地的象棋迷，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这些人要比他高明得多。神父把这个黄头发、红脸膛儿的 15 岁的少年推进咖啡馆，使得那里的常客们大为惊讶。这个少年身穿毛皮向外翻的羊皮大衣，脚踏一双沉重的高统皮靴。进了咖啡馆以后，他怯生生地低垂双眼盯着地面，一直呆呆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后来人家就叫他到一张棋桌跟前去。第一盘米尔柯给打败了，因为他和好心的神父下棋的时候，从来没有领教过所谓的西西里开棋法。下一盘便和城里最好的棋手下成和局。从第三盘、第四盘起米尔柯挨个儿打败了所有的棋手。

在南斯拉夫的外省小城市里，激动人心的事件是很少发生的。因此，乡村冠军的初露锋芒对于聚集在咖啡馆里的那些可敬的公民来说立即成了耸人听闻的事件。当下一致决定，必须让神童在城里呆到明天，以便召集象棋俱乐部其余的成员，尤其要到附近城堡里去通知老伯爵西姆奇茨，此人是个狂热的棋迷。神父这时瞧着自己的养子，心里产生一种新的得意之感。发现了一个天才，他固然满心欢喜，可是责任感提醒他，得回到村里去做主日弥撒^①。最后他表示同意把米尔柯留在城里接受进一步的考验。棋手们出钱把年轻的

琴多维奇安置在旅馆里，这天晚上他生平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第二天是星期天，午饭后棋室里挤满了人。一连四个小时，米尔柯一动不动地坐在棋盘边，一言不发，也不抬头看看，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他所有的敌手。最后，有人建议跟他来一次车轮战。人们花了不少工夫才使这个反应迟缓的小伙子弄明白：所谓车轮战就是他将同时跟几个敌手对弈。但是他刚一弄清楚这种下法的惯例，他就立即照人说的去办，他慢慢地拖着沉重的咯吱咯吱直响的皮靴，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结果八盘中他赢了七盘。

在这以后，象棋俱乐部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虽然严格说来，这位新冠军并非本城人士，可是本乡本土的民族自豪感已经激起。没准这个在地图上都未必能够查到的小城竟然能破天荒第一次获得被称为名人故乡的荣誉。一个名叫柯勒尔的经理人平时专门给军营的歌舞场介绍演唱小曲的歌女和女歌唱家，这时表示，只要有人提供一年的津贴，他准备安排这个少年到维也纳去，跟他熟悉的一个象棋名手去接受象棋棋艺方面的专门训练。老伯爵西姆奇茨 60 年来天天下棋，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奇特的敌手，当下立即签署了这笔款项。从这一天起，这个船夫之子的惊人的飞黄腾达就开始了。

半年之后，米尔柯就洞悉了象棋技术的全部奥秘，当然，他还有一个稀奇的弱点——这一点往后被行家们多次注意到，并且不断遭到他们的讪笑。因为琴多维奇从来也不会单凭脑子记忆来下棋，哪怕下一盘也不行，用行家的话来说，他不会杀盲棋。他完全缺乏在自己想象力的无限空间中再现棋盘的能力。他眼前必须老有一张画了 64 个黑白方格

的真正棋盘和 32 个具体的棋子。即使成了世界名人之后，他还老是随身带着一副可以折叠的袖珍象棋，这样，他要是想复制他所需要的典型棋局，或者解决他感兴趣的问题，就随时随地都能以直观的方式在眼前看到棋子的具体位置。虽然这点瑕疵本身无足轻重，然而它显示了想象力的贫乏，并且在象棋爱好者的圈子里引起了纷纷的议论。就像在音乐界，卓越的演奏家或指挥如果被人发现光凭记忆、不用乐谱就不能演奏或指挥，定要引起人们的闲话一样。不过这一缺点并没有妨碍米尔柯取得惊人的成绩。他 17 岁就已获得十多次各种各样的锦标，18 岁成为匈牙利全国冠军，到 20 岁终于荣获世界冠军的称号。许多厉害的棋手在智力、想象力和气魄上毫无疑问是大大超过他的，但是碰到他那坚韧冷酷的逻辑，都一一败下阵来，正如拿破仑^⑤败在笨重迟钝的库图佐夫^⑥手里，汉尼拔^⑦敌不过费边·孔克塔托尔^⑧一样，根据李维^⑨的记载，孔克塔托尔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淡漠和呆笨的特点。象棋手本来集各种截然不同的智力特性于一身，兼有哲学家、数学家的精于计算、富于想象等创造性的特质。这样一来，在象棋名手卓越的行列里破天荒第一次混进来一个十足地道的异己分子——一个行动滞重、沉默寡言的乡村青年。即使最机灵的记者也无法从他嘴里勾出一句能够公开登报发表的话来。琴多维奇没有向报纸提供警句妙语，但这一点却为许多关于他个人的趣事轶闻所补偿：琴多维奇在棋桌旁是个无与伦比的大师，可是一站起来，就无可挽救地变成一个怪里怪气的、近乎滑稽可笑的人物。尽管他身穿黑礼服，系着华丽的领带，上面还别了一枚嵌着珍珠的有些刺眼的别针，指甲修剪得十分细致，但是举止仪表显示出他

依然还是从前的那个头脑简单的乡下少年，不久前还在村子里给神父打扫厨房。他利用自己的天才和荣誉，尽可能地多赚钱，表现得十分小气，贪得无厌。他捞起钱来笨手笨脚，简直愚蠢到无耻的地步，这激起了他同行的愤慨和嘲笑。他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总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只要给他报酬，他就为任何一个寒伧的象棋俱乐部下棋，他让人在肥皂广告上印制他的肖像，甚至同意人家出钱买他的名字去出版一本叫《象棋哲学》的书，丝毫也不理会他的竞争者对他的嘲笑，这些人清楚知道，他根本连三个句子也写不下来。这本书实际上是加里西尼亚一个穷大学生为一位精明的出版商撰写的。就像一切性格坚韧的人一样，琴多维奇也不懂什么叫可笑。他当了世界完军以后，就自以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了。他认为他也击败了所有这些聪明绝顶、才智出众的演说家和作者，这种意识，尤其是他挣的钱比他们还多这个具体的事实使他从过去的手足失措一变而为冷漠的、往往表现为极其笨拙的目空一切。

“话说回来，这样快地取得荣誉，怎么能不冲昏这个空虚的头脑呢？”我的朋友举了几个典型例子说明琴多维奇带着一种纯粹是孩子气的虚荣心来炫耀自己的权势显赫，然后说道，“一个来自巴拿特[®]的 21 岁的农家青年只要在棋盘上动动棋子，就可以在一星期内赚到一大笔钱，比他全村的人一年内砍伐木材艰苦劳动所得的还多，你说他怎么会不染上虚荣的毛病呢？再说，你的脑子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伦勃朗、贝多芬、但丁和拿破仑，那你不是很容易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吗？这小伙子智力有限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一连好几个月他没有输过一盘棋，而且因

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世界上除了象棋和金钱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有一切理由去自我陶醉。”

我的朋友这番话自然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素来感兴趣的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即囿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一个人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于无限。正是这种表面上看来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人，像白蚂蚁一样顽强地用他们特殊材料建筑着自己稀奇古怪的、然而对他们来说却是独一无二的宇宙缩影似的小天地。因此我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我的意图——要在到里约热内卢的12天旅程中仔细观察这个智力片面发展的古怪样品。

可是我的朋友提醒我说：“您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能从琴多维奇的嘴里掏到过一丁点有助于心理分析的材料。这个狡猾的农民，看来智力低下得令人难以置信，暗地里却是绝顶聪明，他从不暴露自己的弱点。他的办法很简单：除了在便宜旅馆里碰到的一些和他出身相仿的同乡之外，琴多维奇避免跟任何人交谈。他一感到他面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就马上像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的贝壳；因此，谁也不能夸口说，曾经听到他说了什么蠢话，或者估量到了他那惊人的无知。”

看来我的朋友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在我旅行的最初几天，如果不是死乞白赖地凑上去，是根本不可能接近琴多维奇的。我当然不会那么厚脸皮。有时他到上层甲板上来散步，反背着双手，神情高傲、专心致志的沉思着，活像一幅名画上的拿破仑。另外，他散步时总是那么匆匆忙忙地冲来冲去，因此，如果我想跟他搭讪，就不得不跟在他屁股后头

跑。而他又从来不在休息室、酒吧间和吸烟室露面。我悄悄地向侍者打听消息，据说，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自己舱里一个大棋盘前，研究棋局或重演下过的棋。

三天以后，我可真的生起气来了，琴多维奇的防御策略看来比我想要设法接近他的愿望更为巧妙。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机会去亲自结识一位象棋名手。我现在愈是想了解这一类型的人，我就愈觉得把人的脑子一辈子完全围着一个划成64个黑白方格的小块空间转来转去，是不可思议的。根据个人经验，我是深知被称为“国王的游戏”^①的象棋所具有的神秘的诱惑力的，在人们发明的各种游戏中只有这一种游戏，它的胜负不决定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只给智慧戴上桂冠，或者确切些说，它只给智力天赋的一种特殊形式戴上桂冠。但是把下象棋说成是一种“游戏”，这难道不是对它进行了一种侮辱性的限制吗？它不也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吗？一种介乎这二者之间飘浮不定的东西，就像穆罕默德^②的棺材介乎天地之间一样。一种包含着各种矛盾的独一无二的混合物：这种游戏既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颖的；其基础是机械的，但只有靠想象力才能使它发挥作用；它被呆板的几何空间所限制，而同时它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它是不断发展的，可又完全是没有成果的；它是没有结果的思想，没有答案的数学，没有作品的艺术，没用物质的建筑。但是，尽管如此，业已证明，这种游戏比人们的一切书本和作品更好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是唯一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游戏，而且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神明把它带到世上来消愁解闷、砥砺心智、振奋人心的。它从哪儿开始？又到哪儿结束？它那简单的规则任何一个孩子也能学会，每一个

生手都可以试试，也就在这同时，在它那永不改变的狭窄的方格里，产生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无与伦比的高手——只具有一种非凡的象棋才能的人。这是一种独特的天才，在他们身上，想象力、耐心和技巧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作曲家身上一样地发生作用，只不过方式不同组合相异罢了。在过去相法研究盛行的时代，有个姓加尔^⑤的德国医生也许会把这种象棋大师的头脑解剖一下，以便确定这种象棋天才脑子里的灰色物质是否有着一一种特殊脑纹，是否和常人不同，有某种特别的象棋肌或象棋瘤。琴多维奇这个人会使这样一个骨相学家多么感兴趣啊！在他身上，于智力绝对停滞之中，迸涌出一股特殊的才能，就像一大块矿石之中隐藏着一缕金矿脉一样。我原则上从来就懂得，这种独特的天才游戏必然会产生值得尊敬的斗士，但我总还是感到很难想象，甚至于几乎不能想象，一个脑子活跃的人会把自已的天地局限于一小块一小块黑白空间之上，而且能够在前后左右移动 32 颗棋子的活动中找到毕生的事业。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开棋的时候先走马而不是先走卒对他来说就是英勇的壮举，而在象棋指南的某个犄角里占上一席可怜见的位置就意味着声名不朽；我不能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能够在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全部的思维能力都献给一种荒诞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把木头棋子王赶到木板棋盘的角落里，而自己却没有发狂成为疯子。

如今，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一个这样古怪的天才，或者这样神秘的笨蛋，他离我非常之近，在同一条船上，只不过相隔六个船舱，而我这个不幸的人居然想不出办法来和他接近。我素来对于智力方面的各种事情都十

分好奇，这种好奇最后往往变成一种强烈的激情。我于是想出种种荒谬绝伦的计策：一会儿打算刺激他的虚荣心，想假装代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对他进行采访，一会儿又指望唤起他的贪心，建议他到苏格兰各地去作一次颇有收益的旅行比赛。最后，我终于想起了猎人屡试不爽的策略，模仿山鸡发情的叫声来引诱山鸡。要想吸引象棋大师的注意力，还有什么比自己装作下象棋更有效的办法呢？

我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棋艺，理由很简单，我下象棋只是下着玩，纯粹为了消遣。如果说我有时候也下个把小时象棋，那完全不是为了使脑子紧张，相反，是为了在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舒展舒展神经。我完全是本着“游戏”^④这个词的本义来下象棋的，而真正的棋手下棋却是在“当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下象棋也像谈恋爱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对手，可我当时还不知道船上除了我们以外，是否还有别的象棋爱好者。为了把他们引出洞来，我在吸烟室里设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陷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坐在棋桌旁边来引诱猎物，尽管我的妻子比我下得更差。果然，我们走了不到六步棋，我们旁边就有一位旅客停下来，接着第二位请求我们允许他在旁边观局，最后我们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对手，他向我挑战，要我同他下一盘。此人名叫麦克柯诺尔，是一位苏格兰采矿工程师，听说他在加利福尼亚钻探石油，攒了一大笔钱。麦克柯诺尔身材不高，粗壮结实，颌骨方方正正，牙齿坚固有力。他脸上血色很好，红得发紫，大概是由于他威士忌喝得太多的缘故，至少这是部分的原因。此人的肩膀宽得出奇，简直像竞技者那样勇武有力，可惜在下棋的时候也表现出一副逼人之势。因为麦克柯诺尔先

生属于这样一种自以为是、颇为得志的人，这种人即使在最无中轻重的比赛中，也把失败看作是降低自己的身份。这位大块头习惯于凭着自己的本事，在生活中死拼硬闯取得成功，他心里充满了特殊的优越感，以致把任何阻力都看成是对自己的极不应该的反抗，几乎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他输了第一盘，就一脸的不高兴，并且开始唠唠叨叨，用一种不容辩驳的口气解释说，只是因为他一时疏忽，才输了这盘棋。输了第三盘，他就怪隔壁客厅里太闹。每输一盘他没有不说再来一盘的。起初，他那种好胜劲儿我倒也觉得怪好玩，可是后来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忍受下来，既然我想达到预定的目的，把世界冠军引到我们的桌边来，也就不得不忍受这位先生。

第三天我的计划成功了，可是只成功了一半。也许琴多维奇通过上层甲板的舷窗看见我们在下棋，也许只是一般地想到吸烟室来转一转，总之，当世界冠军一发现居然有人胆敢擅自玩他的那行技艺，就情不自禁地走近一步，保持适当的距离，向棋盘投来一瞥考察的眼光。这时正好该麦克柯诺尔走。就看他走这么一步棋，琴多维奇就马上明白了，我们这种外行的比赛对于他这么一位大师来说，根本不值得再多看一眼。就像我们在书店里看到人家推销的一本蹩脚的侦探小说，连翻都不屑于翻它一下，就随手撂下一样，这位世界冠军也就离开我们的棋桌，走出了吸烟室。“他掂了一下分量，觉得没啥意思，”我想。他那种冷淡、鄙夷的目光多少有点使我生气。为了发泄一下我的怒气，我就对麦克柯诺尔说：

“看来，您这一步棋冠军似乎并不十分欣赏。”

“什么冠军？”

我向他解释说，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并且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们下棋的那位先生，就是世界象棋冠军琴多维奇。我补充说，咱们不会因为他看不起而伤心的，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对穷人来说，只好清茶淡饭将就着过穷日子嘛！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随口说出的这些话居然对麦克柯诺尔产生了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他立即激动起来，把我们下的这盘棋忘得干干净净。沽名钓誉的念头马上开始在他脑子里活动起来。他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琴多维奇就在船上，那么冠军无论如何得跟他下盘棋。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跟一位世界冠军下过棋，除了有一次同另外 40 个人在一起，跟他下过一盘车轮战，就是这次车轮战也是下得够紧张的，他本人差点儿还赢了呢。他问我，是否认识这位冠军，我说不认识。他又问我，愿不愿意跟冠军打打招呼，请他来同我们下盘棋呢？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据我所知，琴多维奇是不大喜欢结识新交的。再说，跟我们这些第三流棋手下棋，对世界冠军来说，又有什么意思呢？

看来对麦克柯诺尔这种自尊心强的人，我是不应该说什么三流棋手之类的话的。他听了以后生气地往椅子背上一靠，粗暴地说，他简直不能相信，琴多维奇会拒绝一位绅士的客气的邀请。他会想办法去邀请的。我应他的请求，给他简单描述了一下冠军的为人。于是麦克柯诺尔便扔下这盘未下完的棋不管，急不可耐地跑到上层甲板上去追琴多维奇。这时，我又一次感到，长着这么宽肩膀的人要是想干什么事，是怎么拦也拦不住的。

我相当紧张地等待着。10 分钟以后，麦克柯诺尔回来